

新游记

冬拜南宫山

■ 邱祖奎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南宫山景区可谓这句诗的生动写照,春可赏百花绿叶、夏能感山风清爽,秋便观红叶漫山、冬就听雪落鸦鸣。

大雪时节气约三五好友拜访南宫山,去听雪落下的声音、爬陡峭的石梯、观照片中的云海、览巴山的巍峨再合适不过。冬日初升的暖阳照耀在身上像是在给我们源源不断地积蓄能量,好让我们有足够的精力勇攀金顶高峰,做合格的攀登者。大约十一点左右,已是日上三竿,上山的路也该化了霜、解了冻,我们听到司机师傅的吆喝声便匆匆忙忙登上了上山的专线客车,这也标志着上山的行程开始了。

司机的手艺无可挑剔,新修建的上山景观路也如同电影情节中的那般独具特色,让同行的朋友称赞南宫山这个景区的阔气。的确如此,相比于全国大部分山地景区来说,上山的路多为比村道稍宽的水泥路,投资八千万修建改造的宽敞柏油路可以算是一个大手笔了。本想上车睡一会为登山蓄力,可是看到车窗外的风景后,眼睛怎么也闭不下了。一边睁大眼睛观赏四周风景,一边还贪婪地用相机、手机通过连拍的方式来定格此刻的美丽。

四十分钟后,景区摆渡车也终于把我们从山脚送到了叫谢家坪停车场的地方。下车后便看到了南宫山的主体景观,似乎近在眼前触手可及,首访南宫山的一行好友觉得它的神秘面纱已经被轻而易举的打开了,我只是笑而不语。经短暂休整后,一车的十多个人便结伴上山探寻南宫山的神奇之处了,作为东道主和本地人已和南宫山打过无数次交道了,所以我也临时做了导游这一角色,带领他们去征服南宫山。一边行进,我也在一边讲述着关于南宫山的故事,他们听的津津有味,也更加勾起了对南宫山主景区的兴趣,便有意的加快了上山的脚步。



过了稍显平缓的大小鸡公岭后,便是让他们觉得艰难的上山梯道了。用木板和钢柱搭建而成的梯道架在陡峭的山坡上,我们手脚并用一步一步拾级而上,不敢有丝毫懈怠。“太阳出来我爬山破,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一边艰难地向大雄宝殿迈进时,从山顶传来的绕梁歌声像是在给勇敢的攀登者加油打气,我们伴着歌声再次加快了脚步向多数人心中的终点冲锋,以至于沿路的皑皑白雪、深林古树、梭梭冰凌这些不常见的景观都被我们忽视了。银锥剔透挂枝头、千树晶莹欲滴流。沿途的风景固然美丽,但也抵挡不住我们对胜利的渴望。继续行进大约半个小时,终于踏上了心心念念的玻璃栈道,山在身后、树在脚下、云在头顶,宛如仙境来形容也不显得夸张。摆各种姿势,选各种角度,疯狂按下相机和手机的拍摄键是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拍的每一张照片,无论是单纯的风景图还是人景交融图都如同水墨画一般出神入化,让我们满心欢喜,觉得上山再累也值了。摆拍动作完成后,又怀着崇拜的心态向碧瓦朱檐的大雄宝殿走去,几分钟后渺小的我们就站在了它的

面前。
宏伟壮观的悬空宫殿带给我们只有深深的震撼,特意在百度搜索了关于它的详细信息,才知道这座真实存在的空中楼阁是我国最大的山体悬空寺庙建筑,荣获了2019年陕西省优秀设计奖和2019年度建设工程长安杯奖等多个奖项。没办法看到内部的装饰构造算是这次拜访南宫山唯一的遗憾,但飞拉达攀岩项目又勾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可真正看到悬崖绝壁上的岩石塞、踏脚垫后,我们又打起了退堂鼓,经过一番抉择后两位勇敢的女伴开始挑战南宫山飞拉达,而其他人走梯道上金顶。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爬,险峻狭小的梯道笔直而上,只有铁链做护栏,侧身便是万丈深渊。如果说上山步道是对体力的挑战,那到金顶的梯道就是对胆魄与体力的双重压迫。登山那一刻遇到的困难只是前面的打打闹闹,攀登金顶才是最艰难的。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它走去。虽然登顶路漫漫,但想要征服南宫山的欲望和对金顶风景的渴望已然超过了我们眼前与脚下的困难。梯道上还未完全消退的冰雪和四周寒冷刺骨的山风也加重了我们行进的困难,如同李白的《蜀道难》中描述的一样“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短短的二百米我们攀登了大约40分钟,爬一爬、歇一歇也终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标识牌上金顶两个字让我们热泪盈眶,站在最高点我们眺望着群山,俯视着大地,感觉万物如此渺小,唯有大自然最是伟大。当两位挑战飞拉达的勇士成功登顶后,我们肩并着肩、手拉着手,大声呐喊着,喊成功的喜悦、喊自然的伟大、喊我们自己的勇敢。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大雪节气,我们怀着崇拜的心态登上南宫山,不惧湿滑艰险、不畏严寒陡峭,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气呐喊声留在了山间久久回荡。

吾土吾民



洄水湾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地处紫阳东南,与岚皋县隔河相望,距县城19.7公里,权洞公路穿镇而过。

上世纪60年代的洄水湾,一条麻股石头铺的道路,分上、中、下三条街道,街与街之间都有十几步梯子坎,整个街道都是纯木材和泥巴墙构成的,这种房子叫做川架房子,屋连着屋,屋与屋之间全是共墙,隔壁炒肉都闻得到香气。由于街道很狭窄,一到逢场的日子,街道两边都摆的是摊,挤不通缝。不下雨还好,一下雨的话整个街道都成了乱泥浆,要是暴雨,下街后面的灯盏窝山洪和泥沙呼啸而来,整个下街就成了一个乱泥潭。

民住的房子都是石瓦盖的,共墙的川架房子,屋里糊报纸、墙上贴图画、门板贴对联,热天趴凉席、冬天架大火、夏有清凉茶、冬有热辣酒。

洄水是个湾,湾内有神仙。老区所原来是一座庙堂,其后有宝塔,传说此塔是镇街之塔,里面有一高僧坐化,而这条山脉就是一条龙脉,这匹山的走向是上到柏树梁,下至下河坝,整个一匹梁从古至今出了不少的能人,培养出了当官的、当老师的、当医生的,各个行业都有人才,当年的“303”就是从这座山里走出去的,教室就设在这匹梁的山脚下的河街,租的私人的房子,简陋不堪,极其艰苦,读了一年时间,由县人事局、文教局统一安排就业,全县一共安排了303个人就业,俗称“三零三”,可不要小看了303人,当时紫阳县整个教育都处于瘫痪状态,303人担负起了振兴紫阳教育的重任,是时代赋予了303人光荣的使命,他们无愧于党和国家的信任,培养出许多人才,同时解决了许多家庭的温饱问题。303人对紫阳教育的振兴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以骄傲地说,这就是洄水湾的龙脉,洄水湾的发展变化都与它息息相关。

2006年,洄水镇确立了“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建老百姓自己的家园”的原则,制定了《洄水镇老街改造工程实施方案》,经过镇政府和居委会干部宣传发动,老街居民积极投身老街改造,总共拆除房屋158间,无偿让出街道面积1216平方米,规划出了一条长304米宽8.6米的街道及农贸市场,通过政府招商引资和协调贷款,多方筹集资金1342万元,新建房屋80套,19000平方米,商业门面158间,3000多平方米。完成路面硬化,给水供电、排水防洪等基础设施建设。今天的洄水镇已成为紫阳小城镇建设的一大亮点,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巴山中,被誉为大山深处的“小县城”。

原先在新街摆地摊的老街居民纷纷搬了回来,开始在自己崭新的门面房里做起了生意,还有外来的搬迁户,置房的,买房的纷纷进了小镇,商铺、写门面、办超市,几条街商铺是一家接一家,整个洄水街生机勃勃。

九十年代初,由一群洄水中学的老师发起,在河滩上从上往下,拉绳子、撒石灰,准备在河滩上建房,经过和镇政府磋商,政府批准了老师们的要求。此后,河滩上热闹起来了,机器轰鸣,挖地基、砌坎子、填石方、拉砂石水泥,几番周折辗转后,河滩上终于矗立起来了一栋栋小楼房,经规划后,建成了一条崭新的洄水新街。

如今的洄水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街道整洁,道路硬化,路灯林立让黑夜如昼,商铺一家接一家。政府统一规划的安置点,现在一至四期都已住进了安置户,五期六期正在建设中,街道一直在扩建美化,上起堰塘湾,下至圪家梁,路面变得宽阔,洄晏大桥也正在修建中,二环三环公路绕上山,经济发展使得洄水湾有了自己的车队,出行方便,价格便宜,费时不多,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在政府的规划和领导下,充分利用荒山坡地建茶园、修桃林、种药材,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养殖种植一起抓,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洄水湾的变化也使洄水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也要时髦一下,像早起晨练、广场舞蹈、休闲垂钓、山涧野炊、登高望远、欢聚农家、踏青赏景、遛狗游玩、晨练乒乓、午打篮球、夏去游泳、冬玩滑冰,生活好似和城里人别无二致。

洄水湾有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一座目连桥,它始建于清朝嘉庆元年。该桥原名通济桥,由张文远老人等筹资修建,后因年久失修垮塌。光绪年间再由当地乡绅袁国仁、周耀贵募资重建。民国时期惨遭洞河、二道河流匪,将目连桥毁之一炬。解放后由政府修复,历经沧桑的目连桥才有了如今的新面孔。目连桥旁有天然石洞,是明朝目连和尚修道之所。后人敬仰其道学精神,故将此处村、沟、桥均以“目连”命名。意在弘扬道学,以道教化育人。目连桥高约三十米、宽四米,横跨峡谷二十米。桥身以木材支撑,桥顶以泥瓦覆盖。桥的两旁设有坚固的栏杆和简易的木板,可供往来的山民歇脚小憩,凭栏观赏巴山风景。

洄水湾生态环境良好,土壤洁净富硒,为绿色优质、健康安全的特色农产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近年来,以科宏公司为龙头企业的园区相继推出“桃园赏花节”“冬桃采摘节”“品鉴蟠桃会”等系列活动,还有果树“挂牌领养”“认亲包养”等新的发展模式。园区产业观光路与蜿蜒曲折的大山交相辉映,更是别有一番意趣。从空中俯瞰,隔壁山头的七百余亩桃林幼苗也含苞待放,充满活力。

洄堰大桥项目位于紫阳县洄水镇南,横跨八道河,连接岚皋县堰门镇。大桥全长85.58米,桥面宽7.5米,总投资280万元,由岚皋、紫阳两县共同出资修建。2017年5月开工建设。洄堰大桥是紫阳两县的“连心桥”,大桥的顺利建设离不开两地政府的支持,此桥的建设是交通促脱贫的典范,建成后对于完善区域交通路网,促进一河两岸产业互补、资源共享、商贸流通、信息交流,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成后将方便两县2万余群众的商贸往来,扩大洄水、堰门两镇的集镇框架,实现两个集镇的服务功能优势互补。

洄水湾的人们可以说都是吃货,管它有钱没钱先吃了再说,尽量弄些花样,招呼客人都是真心实意、大方厚道。想方没法弄好吃的,请客都是吃饱喝足,让客人高兴而来,尽兴而归,菜都是满桌子满碗堆在桌上,好客的主人还一筷子一筷子给你夹,把碗装的满满当当,硬是要把人的肚子都吃撑。能喝酒的还好些,不喝酒的就用肉代替,不喝就吃,能吃饱喝,一顿饭吃完不喝醉也涨的肚儿滚圆。

洄水湾的变迁

■ 吴斯洪

岚皋之野“访”古树

■ 廖霖

听风而眠



岚皋县南宫山镇桂花村有一棵数百年的毛椿树,曾经濒死又萌发新芽。

“我家房檐下的毛椿树在2012年患枯萎病三年,现在居然又长出新枝,这可真是稀罕事儿!”桂花村3组60岁的村民周清孝说。看到古树历经数百年仍生机勃勃,他既惊诧又高兴。

这棵古树生长地在海拔800米左右的桂花村,足有五六层楼房高,树叶非常青翠,浓密的枝叶遮天蔽日。

周清孝指着毛椿古树上方嫩绿的枝芽说:“你看,今年树叶又长出来了,还发出新枝芽,本以为古树枯萎死了,没想到在几年后重新焕发生机。”这棵树已被当地的人当作“吉祥物”,村民们也自觉地保护着这棵古树,从来没有砍过树枝。

树枝与躯干散落系着善男信女前来许愿的大绸带,红色布条有些已陈旧,而有些显然是刚刚系上去的,周边村民把这棵古树当做家园平安的守护神,寄托着村民的美好愿望。

我上网查阅了一下毛椿树:又名椿树和木椿树,生长在气候温和的地带。这种树木生长迅速,可以在25年内达到15米的高度。此物种寿命较短,极少生存超过50年。

而在这棵枯死三四年后竟重新长出了新叶来,且枝繁叶茂。当地村民对此很是称奇。该村9组70岁的老人张明幼说:“这棵古树不但看着我长大,还看着我父亲长大,毛椿古树大约有300年树龄了,在当地堪称‘老寿星’。”

据周清孝讲述,他房屋上边山坡很早以前还有一棵毛椿树,前几年被雷击中,导致树枯死了;房前

文化底蕴,更传承着村民爱绿护绿添绿的生态理念,积淀着文化生态建设的时代价值。

如今这棵毛椿古树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守护着附近的村民,见证着这方百姓的美好生活在,无言地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四季平安”。百年毛椿早已与这个村庄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成了桂花村一道旅游观光的风景线,见证着岚皋建设美丽乡村的生态画卷。

郭家楼房藏古韵

■ 程根子

老院子

旬阳多水多山,古村落多被隐藏于大山深处。这些具有地域文化特色,文物和古建筑丰富,能较完整体现传统风貌的自然村落,虽然不多,但并不难寻。

听当地老人说,关口镇泥沟村秋树坪郭家楼房,大约建造于清朝中期,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据说郭家靠开办火纸场立业兴家,成为泥沟富甲一方的大户,然后郭氏先人郭中照在此大兴土木,修建了连续四个天井院落,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气轩昂然。

如今有三个门楼保存完好,由于多年无人居住,后院偏房多有倒塌,曾经豪华富丽的楼阁,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房屋上多处雕刻有文字、绘画、古迹等,从房屋建筑上看,题材广泛,构图精湛。据郭氏后裔刘兰介绍,郭家先人中先后有两人中了秀才,一人高中进士。那位名叫郭天禄的进士,当时被任命为柞水县县长,因为家财万贯,衣食丰盈,宜居宜生,郭天禄嫌弃柞水蛮荒,便一直拒绝上任。

泥沟古村落并不特别,建筑风格和旬阳其他地方基本相同,这里黄泥巴满地,乡间道路泥泞。泥沟的郭家楼房、骆家老院、余家老院等古民居的房屋大多用石头垒墙,墙上砌满了条型青灰色的风化石。房屋本身就艺术,像印象派画家的名作,也难怪这里会备受摄影家和艺术家们的喜爱。

泥沟古村落古民居,蕴藏着的丰富历史信息和文化符号,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珍贵遗产,也是郭氏祖先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

我辈有责任尽最大的努力去挖掘、整理、修复和保存。把传承“留在纸上”文化的基础上,花大力气对“留在地上、留在山里、留在墙上”,留在老百姓口头上的民俗民间文化素材进行抢救性发掘,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信息进行及时搜集整理,且不断创新提高,塑造出更多更具价值的人文景观,打造具有文明价值及传承意义的乡村旅游文化亮点,提升旬阳乡村旅游的品位。

